

也就有了很大的可能性。这样看来,《诗品》有的版本所题“梁征远记室参军钟嵘”,当为钟嵘自题;钟嵘确实曾任征远将军记室,时间大致在天监十三年末至十四年初;

其所任主官应为桂阳嗣王萧象,而非明山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新发现的崔郾佚文 《李益墓志铭》及其文献价值

王胜明

如果从令狐楚编选《御览诗》算起,李益研究有近一千二百年历史,由于第一手材料太少,其生平事迹的不少问题至今悬而难决。崔郾《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致仕上轻车都尉安城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赠太子少师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下称《李益墓志铭》)的发现,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珍贵的一手材料。

李益墓志现藏河南洛阳孟津县农家,2008年8月,笔者专程前往洛阳验看实物并制作了拓片。当地人了解李益,故其夫妇墓志出土后流落民间,沉睡杂物之中,不为世人所知。据笔者调查,此文无片言留存史料,也不见于《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等唐文总集,亦未收录于任何墓志或石刻文献汇编等。

墓志上有习篆书碑额——《唐故礼部尚书致仕赠太子少师姑臧李公墓志铭》。文字部分基本为正方形,长96厘米,宽92厘米,以41×40字排列,共一千七百六十三字,正书,全文如下: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致仕上轻车都尉安城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赠太子少师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兵部侍郎上柱国武城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清河崔郾撰

洪钟撞而大音起,清词逸而重名震。况望高陇右,族冠山东。生以述作耀于时,歿以讽咏传于世,千古如在,斯为不朽,即少师其人也。

公讳益,字君虞,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十二代孙。尔后龙骧列郡于荥阳,学士显名于秦府,中允翱翔于宫署,给事论驳于黄门,皆重芳累华,迭

代辉焯,焕乎史策,为时休光。给事赠兵部尚书讳宣即公曾王父也,皇朝虞部郎中讳成绩即公之大父也。烈考讳存,皇大理司直赠太子少师。皇朝户部员外郎范阳卢谕即公外王父也。蝉联配盛,中外叠映。总会和粹,克钟令人。地望清华,推鼎甲之族;天才秀出,为文章之杰。尤以缘情绮靡、吟咏情性为意。自典谟绝,风雅缺,作者之制稍稍而变,公未尝不根六律,正五声,以古之比典,合今之律度,涵孕风骚,宪章颜谢,一赋一咏,必胜于众。

大历四年,年始弱冠,进士登第。其年,联中超绝科。间岁,天子坐明庭策贤俊,临轩试问,以主文谲谏为目。公词藻清丽,入第三等,授河南府参军。府司籍公盛名,命典贡士,抡次差等,所奖者八人。其年,皆擢太常第。精鉴朗试,遐迩攸伏。转华州郑县主簿,郡守器仰,延于宾阶。秩满赴调,判入等第,为渭南尉。考天官科选之务,弘圣代得人之盛,问望休洽,弓旌屡招。首为卢龙军观察支使,假霜棱,锡朱纆,以地非乐土,辞不就命。后山南东道洎郾时郊皆以管记之任请焉,由监察殿中历侍御史,自书记参谋为节度判官,四擅郅沓之美,三领元瑜之任。周旋累祀,再丁家难,哀号孺慕,殆不终制,虽丧期有数,而茹毒无穷。

德宗皇帝统临万方,注意六义,诏征公制述,令词臣编录,阅览终夕,精微动天,遂以副本藏于天禄石渠之署。及制使马宇奉命东夷,又见公雅什为夷人所宝,则中华之内,断可知矣!复为幽州营田副使,检校吏部员外郎,迁检校考功郎中,加御

史中丞，以金印紫绶副焉。始以幽燕气雄，蛇豕作固，虽大君有命，尚守正不行。后密旨敦谕，往践乃职，卒使逆流再顺，寒谷生和。元师推奉国之诚，列校有勤王之绩，繁是毗赞，致其功庸。

章武皇帝嗣统元年，征拜都官郎中，入考制试，克协汇征之告，雅符则哲之能。泊参掌纶綍，润色度，不虚美，不隐恶，文含奇律而直在其中。未及真拜，出为河南少尹，历秘书少监，兼集贤学士。尽哀矜，雪疑狱，有于公之阴德；正编简，缉遗文，极刘向之美事。辅相春宫之重，自右庶子为左庶子；言语侍从之贵，由右常侍为左常侍。再登望苑，一历卿寺，竭忠力以更践，尽平生之职业。元和中，因张广乐赏丽曲，问其所自，知公属词，又两征文集，一见别殿。子虚入听，喜相如同时；宣室延名，恨贾生来晚，由是有卫尉之命。

今天子即位之始，公被鹤发，珥貂冠，辞荣盛，时抗疏长往，优诏特许，由是有大宗伯之拜。

呜呼，公直清而和，简易而厚，不恃才以傲物，不矫时以干进。著嘉词，享重誉，逾甲子矣！泊出都门，登祖席，脱汉庭之轩冕，乐东周之放旷。寿位咸备，始终得礼。星岁再换，光音遂沉，以大和三年八月廿一日全归于东都宣教里之私宅，享寿八十四。

天子轸悼，废朝一日，诏赠太子少师。其年十二月十四日，归葬于偃师县毫邑乡，迓先少师之莹，礼也。宠赠继师傅之尊，哀荣极人伦之盛，姻族交感，衣冠罕俦。前夫人范阳卢氏附焉，常州江阴县主簿集之息女。门风光大，坤仪弘播，音徽早谢，而懿范犹传，有子二人。今夫人陇西县君范阳卢氏，太子校书舒之女也。行周四德，化被六姻，有光辅佐之勤，克奉蘋蘩之荐。生一女，始笄。长子元翊，前弘文馆明经。嗣子棠，早学诗礼。次子当，文绍弓裘，誉高乡里。擢春闱之上第，流裕蛊之嘉声。公之盛业可谓不泯矣！以郾斑（班）行，尝忝其后尘，中外又参其末属，见托铭撰，刻于贞珉，诚惭阙遗，敢附大略，其辞曰：

元气之精，孕和毓灵。庆钟高门，才重文星。于惟少师，德茂天经。雅韵藻思，通幽洞冥。累擅殊科，以文从吏。出佐藩服，入居郎位。运偶开泰，朝慎名器。俾掌王言，实符公议。贰尹河洛，亚职兰台。春宫再入，望苑重开。肃肃卿寺，警巡为贵；煌煌帝庭，貂蝉

列侍。迈德时久，辞荣礼备。曳履还乡，挥金乐志。哲人云逝，天道如何？学海息浪，词源绝波。师保位尊，哀荣思多。宠赠昭昭，立坟峨峨。惟余令范，长流咏歌。

五从侄前安南经略判官承奉郎监察御史里行行方书

处士襄阳习缓篆额

作者崔郾，字广略，《文苑英华》卷九七七杜牧《崔公行状》、《旧唐书》卷一五五《崔郾传》、《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朱軾《史传三编》卷五四、徐国相《湖广通志》卷四〇、《全唐诗》卷五〇七等载其生平大略。

崔郾和李益有多重关系，决定了他为李益写作墓志铭的可能性。首先，崔郾生于大历三年（768），卒于开成元年（836）。而据闻一多《唐诗大系》，李益则生于天宝七载（748），卒于大和三年（829）。尽管从年龄上看，崔、李像是两代人，但崔郾比李益去世仅晚七年，是多年同朝为官的同事。其次，李益别集皆录《同崔郾登鹤雀楼》诗，而崔郾乃崔郾长兄，可见李益与崔郾兄弟交往多，关系密切。此外，《李益墓志铭》所载崔郾官职、封爵等与《崔公行状》和《旧唐书·崔郾传》等所述在时间和名称上吻合。

墓志书写者李行方，晚唐名士，大和八年至开成元年，与裴夷直、赵哲等为宣歙观察使王质幕僚。

崔郾作为李益曾经的亲友和同事，其所纂《李益墓志铭》对研究李益生平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至少可以帮助厘清以下问题：

其一，籍贯。李益籍贯，有唐以来大致有“陇西姑臧”、“陇西成纪”、“陇西狄道”、“家于郑州”等四说。最为人们认可的，是“陇西姑臧”说，此说出柳宗元《先友记》：“李益，陇西姑臧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继之：“李益，君虞也，姑臧人。”此后，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唐诗纪事》卷三〇、《唐才子传》卷三、《唐诗品汇·诗人爵里详节》、《唐音癸签·评汇三》、《诗宿·爵里》卷下、《全唐诗·李益传》、《全唐文·李奕传》、《三唐诗品》卷二等相互征引。今人也多持此说，如谭优学《李益行年考》，范之麟《李益诗注》，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等。

“陇西成纪”说出马征《李益诗事指谬》（《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卞孝萱《李益及其边塞诗》也认为李益“旧籍姑臧，家于成纪”（《文史知识》1984年第1期）。“陇西狄道”说出自余正松、王胜明《李益生平及

其诗歌研究辨正》(《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认为李益并非唐代以来所称的陇西姑臧人,而应为陇西狄道人。“家于郑州”说出卞孝萱《李益年谱稿》,认为作为李揆族子,李益少时“当亦家于郑州”(《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吕庆端《李益事迹考述》认为李益童年不是在郑州度过,而是先在郑州,后居洛阳(《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但《李益墓志铭》云:“公讳益,字君虞,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十二代孙。”则“四说”中,除余、王主张的“陇西狄道”说之外,其他三种皆有問題。

其二,生卒年。李益生年似乎已是定论,因为收录于《李君虞(诗)集》的《从军诗序》云:“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意指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反唐时,李益年方八岁,以此推算,当生于天宝七载(748)。闻一多《唐诗大系》据此推定,遂为学界共识。

其卒年,文献记载并不明确,两《唐书》之《李益传》皆云:“大和初,以礼部尚书致仕,卒。”据此,有两说:一为闻一多《唐诗大系》所定的大和元年(827),另一为卞孝萱《李益年谱稿》、谭优学《李益行年考》据刘禹锡《和令狐相公言怀寄河中杨少尹》所推的大和三年(829)。但《李益墓志铭》云:“以大和三年八月廿一日……享寿八十四。”可知,卞、谭二先生所推李益卒年与事实吻合,而闻一多所推卒年则欠准确。由卒年又可推知李益生年为天宝五载(746),而非闻一多所定的天宝七载(748)。

其三,初仕官职及授官时间。迄今为止,李益初仕官职及授官时间主要有四说:一说,大历四年(769),官郑县尉,《郡斋读书志》、《唐才子传》、《全唐诗·李益传》、《唐诗人行年考》等主之。二说,大历六年(771),官郑县尉,《李益年谱稿》主之。三说,年二十二,授郑县主簿,《霍小玉传》、容肇祖《唐诗人李益生平》(《岭南学报》第二卷第二期)主之。四说,大历六年授郑县主簿而非郑县尉,王胜明《李益初仕诸问题考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主之。

但《李益墓志铭》云:“大历四年,年始弱冠,进士登第。其年,联中超绝科。间岁,天子坐明庭策贤俊,临轩试问,以主文谏为目。公词藻清丽,入第三等,授河南府参军。”又:“转华州郑县主簿……秩满赴调,判入等第,为渭南尉。”可知,李益大历四年登进士第,本年再中超绝科。隔年,即大历五年(770),又中制科——主文谏科,授河南府参军。其转郑县主簿,当在河南

府参军三年秩满之后,也就是大历八年(773)。基于此,有关李益初仕官职及授官时间的四种说法都与事实不符。

《李益墓志铭》也纠正了《新唐书》和《唐会要》的错误记录:

其一,对《新唐书》中李益家世及家庭成员错误记录的纠正。李益家世,《新唐书》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下称《新表》)中记录最详。五世祖为秦府学士玄道,四世祖为太子舍人正基,曾祖为给事中亶。亶生两子,即秘书监成裕和淮南道采访使成式,成裕为李益祖父。成裕生肃宗相揆、司封员外郎皆、虞部郎中咸绩以及虬、懿之、均之等,虬为李益父亲。李益生四子:当、敞、崇、奕。当生二子:长子藻,次子拯。但《李益墓志铭》云:“给事赠兵部尚书诩即公曾王父也,皇朝虞部郎中诩成绩即公之大父也。烈考诩存,皇大理司直赠太子少师。”也就是说,《新表》所列与揆、虬等为兄弟辈的虞部郎中“咸绩”,实应为“成绩”,“咸”乃“成”之误。而成绩与成裕、成式皆为“成”字辈,乃兄弟,应为李益祖父,而非表上所列叔父。成绩生大理司直、赠太子少师存,故李益父应名存而非虬。《李益墓志铭》又云:“长子元翊,前弘文馆明经。嗣子棠,早学诗礼。次子当,文绍弓裘,誉高乡里。”可知,元翊应为李益长子,当为次子。“长子”元翊的出现,说明李益应有五子,而非四子,这与李益亲撰的《卢氏墓志铭》“有子五人”之说刚好吻合。综合上述材料,又可看出,《全唐文》卷五三六《李奕传》所云“李奕……秘书监益三子”之说也不准确,李奕既非《全唐文·李奕传》所言的“三子”,也非《新表》所列的四子,而应为五子。同时,长孙即长子元翊之子应为棠,而非《新表》所列当之长子藻。

其二,纠正了《唐会要》中对李益中制科情况的不正确记录。李益制科及第情况,文献记录有三处:《唐会要·制科举》云:“大历六年,讽谏主文科郑珣瑜、李益及第。”《旧唐书·路随伟传》云:“父泌,字安期,建中末,以长安尉从调,与李益、韦绶等书判同居高等。”《登科记考》卷一一云:“建中四年,李益、韦绶登拔萃科。”综合这三条材料,可见李益曾两中制科,即大历六年中讽谏主文科,建中四年登拔萃科。但《李益墓志铭》云:“大历四年……其年,联中超绝科。间岁,天子坐明庭策贤俊,临轩试问,以主文谏为目。公词藻清丽,入第三等,授河南府参军。……转华州郑县主簿……秩满赴调,判入等第,为渭南尉。”也就是说,李益应三中制科,首次登进士第当年,即大历四年,中超绝科。第二次在

登进士第次年,即大历五年,中主文谏谏科,非《唐会要》所录大历六年中谏谏主文科。第三次在华州郑县主簿任满后,平判入等,非《登科记考》等所载登拔萃科。按唐代“三考”原则,第三次中制科时间,当在大历十一年,而非建中四年,因李益大历五年中制举授河南府参军,其后又转郑县主簿,其平判入等当在郑县主簿秩满后,应历时六年。

此外,《李益墓志铭》丰富了李益研究的其他材料:

其一,丰富了李益仕历材料。李益官职和仕历,据《金石萃编》卷八〇《华岳题名》、李渤《考校京官奏》、李肇《唐国史补》、两《唐书》之《李益传》、《郡斋读书志》卷四、《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及杨巨源《送李舍人归兰陵居》、窦牟《缙氏拜陵回道中呈李舍人少尹》等可知,曾先后官郑县尉、郑县主簿、幽州营田副使、都官郎中、中书舍人、河南府少尹、秘书少监、集贤学士判院事、太子宾客、集贤学士、礼部尚书。具体任职转官时间,语焉不详。《李益墓志铭》对李益官职和仕历记述更为丰富详尽,补充了很多以前材料中没有的内容。一方面,增加了一些人们不知道的官职和经历,如“河南府参军”、“渭南县尉”、“卢龙军观察支使”、“山南东道洎郾鄆郊皆以管记之任请焉,由监察殿中历侍御史,自书记参谋为节度判官”、“检校吏部员外郎,迁检校考功郎中,加御史中丞,以金印紫绶”等,以及“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致仕、上轻车都尉、安城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赠太子少师”之类加官、封爵、食邑等,这些内容后世多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对李益历任各级官职的时间记录相对较为确切,或者有直接的时间交代,或者通过上下文可推测其任职的大致时间或先后顺序,如任河南府参军在大历五年,任郑县主簿在大历八年,任渭南县尉在大历十一年。其后“三领元瑜之任”,三次从军:“首为卢龙军观察支使”,“后山南东道洎郾鄆郊皆以管记之任请焉,由监察殿中历侍御史,自书记参谋为节度判官”。如此等等,不再枚举。

其二,丰富了李益家世资料。如前所述,《新表》记录李益家世最详,但也仅知其父、祖、子、孙诸辈大致情况。

通过《李益墓志铭》,又可知李益还有一子元翊和一孙棠:“长子元翊,前弘文馆明经。”“嗣子棠,早学诗礼。”

更为重要的是,《李益墓志铭》提供了李益夫人和女儿较为详细的情况。李益夫人的资料,迄今所见唯《霍小玉传》略有涉及:“至家旬日,太夫人已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定。”李益有《赠内兄卢纶》诗,可知李益夫人应是卢姓表妹。《李益墓志铭》确认了这一事实:“皇朝户部员外郎、范阳卢谕即公外王父也。”说明李益夫人乃舅父之女。与前述材料不同的是,李益有两任卢氏夫人:“前夫人范阳卢氏祔焉,常州江阴县主簿集之息女。……有子二人。”“今夫人陇西县君范阳卢氏,太子校书舒之女也。”

此前所有文献资料均不言其女,《李益墓志铭》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第二任卢氏夫人“生一女,始笄”。李益卒时,此女始笄,若以《礼记·内则》“女子十有五年笄”推算,则此女生于元和九年(814),李益年已七十。

其三,进一步丰富了李益诗歌成就资料。李益诗歌成就和时人对其诗接受情况,唐宋文献及两《唐书》本传均有记载,如《唐国史补》卷下云:“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画为图障。”《李益墓志铭》则描述了李益诗歌被君主和外国文人珍爱的情形:“德宗皇帝……诏征公制述,令词臣编录,阅览终夕,精微动天,遂以副本藏于天禄石渠之署。及制使马宇奉命东夷,又见公雅什为夷人所宝,则中华之内,断可知矣!”以此联系令狐楚编进《御览诗》,录李益诗三十六首,数量为诸家之首事,则李益诗在唐代广受民众欢迎,确是不争的事实。

综上所述,可见《李益墓志铭》对李益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因为它的发现,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终可得以解决,人们也因之能对李益及其家庭和诗文成就等有更为丰富而全面的认识 and 了解。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